

沧海明珠◎著

下册

一品女

她一袭白衣纵横朝野，一张笑靥明净无尘，
一手银针悬壶济世，一颗仁心感化苍生。
人气作者沧海明珠最新言情力作，
西子情、吴笑笑、鸚鵡晒月隆重推荐，
万千读者翘首以盼！

一 品 女

沧海明珠◎著

【下册】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36
第四章	052
第五章	066
第六章	085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19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69
第十二章	189
第十三章	205
第十四章	224
第十五章	241
第十六章	258
第十七章	280

第一章

这日，两江总督府里上至老太太宋氏，下到负责洒扫的婆子，都笑容满面，兴高采烈。虽然不至于张灯结彩，但处处都洋溢着喜气。

二公子今日回家，可谓衣锦还乡。而且，同来的还有皇上身边的定远将军以及帝师之孙靖海侯江宁盐铁使萧大人。

姚延意，卫章，萧霖还有唐萧逸等人骑马，后面跟着卫章的二十名忠勇精兵。一行人至总督府门口后勒住马缰绳，姚延意率先下马，回头朝着众人拱手：“萧侯爷，卫将军，唐军门，到家了。”

卫章等人也纷纷下马，萧霖把马缰绳递给上前躬身请安的下人，笑道：“总督府果然气派。”

随后，去码头接人的大马车在总督府的门口停下。门口等着迎接的几个婆子一溜儿小跑过去，放梯凳，打车帘，恭敬地把车里的二姑娘扶出来。

姚燕语下了马车，抬头看总督府的大门，想起去年自己离开这里的情景，真是恍如梦里。一群丫鬟婆子簇拥着姚二姑娘穿过前厅，至后面宋老夫人坐起的屋子，早有丫鬟报进去：“回老太太，太太！二姑娘回来了！”

姚雀华、姚延恩的妻子江氏和姚延意的妻子宁氏三人先后往门口迎了两步，嫡母王氏端坐在下首的椅子上转头看着门口，宋老夫人端坐在正上位的罗汉床上手里握着一串金黄色蜜蜡佛珠，见到姚燕语进来，便伸出手去：“二丫头……快过来！”

姚燕语紧走两步上前去，跪在宋老夫人跟前，正要磕头请安，却被宋老夫人一把拉进怀里，颤声叹道：“我的二丫头哦！可想死我了！”姚燕语顿觉鼻间一阵酸涩，也变了声音，低低地说道：“孙女也想祖母。”

江氏忙上前劝道：“老太太盼了这么多天，二妹妹终于回来了。大家该高兴才对，二妹妹一哭，老太太心里哪里还受得了？”姚燕语忙抬手抹了一下眼角，换了笑颜：“是我惹老太太伤心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宋老夫人摸了摸姚燕语的脸，又叹道：“这一去将近一年的光景，二丫头真是长大了不少。这模样也长开了，越发好看了！”

宁氏笑道：“依我看，二妹妹身上竟有些老太太的影子呢。”

“就数你眼神好。”宋老夫人高兴起来。姚燕语的生母本就是她娘家的远房侄女，她跟姚燕语有双重的血缘，说姚燕语身上有她的影子，倒不是什么假话。

姚燕语见老太太高兴了，方重新给宋老太太磕了头，然后转身给王氏磕头，态度很是恭敬，更胜之前在家之时：“女儿给太太请安。”

王氏此时看姚燕语，心态自然不同。本来王氏还以为，姚燕语这次回来必定是扬眉吐



气的，却不料她宠辱不惊，甚至比之前更恭敬孝顺，叫人挑不出一丝一毫的不是。于是忙笑着把人拉起来，叹道：“二丫头的确长大了，也更懂事了。这是老太太的福气，也是我跟老爷的福气！”

众人都随声附和，说老太太和太太都是福泽绵长之人云云。姚燕语又跟两位嫂子问好，又说了些离别重逢的场面话。

有丫鬟进来回：“二爷进来给老太太和太太请安了。”说着，姚延意穿着一身从五品的官服进了屋门。一屋子的丫鬟婆子都福身请安。

姚延意行至老夫人跟前，恭敬地磕了个头，朗声道：“孙子给祖母请安。祖母福寿双全，平安康泰。”

宋老夫人见了越发地高兴，忙伸手把姚延意扶起来，说道：“如今你也是朝廷命官了，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你算是迈出了这最重要的一步。以后务必恪尽职守，为公事尽职尽责，为家中分担责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姚延意又磕头，朗声应道：“是，孙子谨记祖母教诲。”

宋老夫人又道：“还不快去给你母亲请安？”

“是。”姚延意答应一声，转身给王氏磕头，恭敬地说道：“儿子给母亲请安。”

王氏看见儿子官袍加身，心里自然万分高兴，忙伸手去拉起儿子，微笑着看着儿子的脸，点头说道：“母亲只望你能够好好的。”

“是，儿子明白。”姚延意忙躬身答应着。

“听说这次还有贵客来府中了？你且去前面帮着你父亲招呼客人吧。”

“是。”姚延意答应着，又转身朝宋老夫人躬了躬身：“老太太，孙子先过去了。”

宋老夫人高兴地点头：“你且去吧，咱们祖孙晚上再说话也不迟。”

众人又说了会子话，宋老夫人便笑着问道：“饭菜可好了？我老婆子可饿了。”江氏和宁氏忙张罗着传饭上菜，宋老夫人把姚燕语拉在身边，细细地问姚凤歌的状况，王夫人在旁听得很是用心。姚雀华左看右看，大家都在忙，自己却没什么事儿做，便转身去凑在姚燕语身边，乖巧地听她说话。

一时饭菜摆放整齐，宋老夫人拉着姚燕语的手入座。于是姚燕语便坐在宋老夫人的身边，和妹妹姚雀华二人一左一右。王夫人坐在宋老夫人对面，旁边两个空座是给江氏和宁氏的，只是她们二人都忙着给老夫人布菜，不敢入座。

宁瑞堂里，娘们儿姐妹们一起说笑叙话，前面姚总督的书房里，也是谈笑风生。

姚远之是科举入仕，是以对不依仗祖荫一心走科举入仕的萧霖十分敬重。而卫章现在是天子近臣，又奉皇命来江南督办军务，姚远之自然也要待若上宾。姚延恩现在是江南的司农都事，主要负责江宁一带的水利。今日因为知道二弟回家，专门空出一日的时间来没去衙门。想不到萧侯爷和卫将军也来了，倒是正好陪客了。

今日是家宴，总督府的饭桌上没有其他官员，只有姚远之父子三人和萧霖卫章五个围

坐一席。卫章只是安静地坐着听桌上众人说笑。他本来就不喜欢说话，此时身边有个能说的萧霖，还有个八面玲珑的唐萧逸，自然更不用多说什么。只有在姚延恩端着酒杯朝自己敬过来的时候，方淡淡一笑，举杯跟姚延恩相碰，然后喝酒。

这次家宴人虽不多，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而且姚远之那次在镇国公府喝得大醉的事情还被记在心头，这次姚总督见了卫章，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耿耿在心的意思。于是卫将军也不含糊，直接把唐萧逸送上门去给姚总督灌酒报仇。

所谓兄弟如手足嘛，这个时候兄弟不上谁上？不过，就算如此，卫章自己也没少喝，而唐萧逸喝得比卫章多将近一倍，即便在军中唐军门有千杯不醉的威名，但喝到最后也已经脸色惨白，眸色带水了。

宴席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申时了。姚延恩吩咐管家备车，把卫章，萧霖和唐萧逸三人送至江宁馆驿内休息。晚间，姚家一家人都聚在宁瑞堂宋老夫人的屋里。姚燕语方上前给姚远之磕头。

姚远之看着自己这个十六年来默默无闻一进云都城就一飞冲天的女儿，深深地叹了口气，捋着胡须说道：“起来吧，回来就好。”

姚燕语站起身来，又向姚延恩福身行礼。

“都坐吧。”姚远之一声吩咐，姚延恩兄弟二人和姚燕语姐妹二人都纷纷入座。

关于姚燕语此番回来的真正原因，姚延意早就悄悄地同父亲说明，姚远之知道自己这个女儿是没办法留在家里了，心中感慨更多。

宋老夫人却并不知情，她只知道这个庶出的孙女悄悄地学得了精妙医术，不但治好了嫡孙女的病，还治好了镇国公世子的脚，深得凝华长公主的喜爱。老太太想着这样的二丫头自然要嫁个好人家，反过来说，不管是谁娶了自己的这个孙女，那就等于登上了镇国公府这艘大船，将来必定是仕途无忧的。一念之间，宋老夫人的心里立刻想到了一个人，于是向姚远之说起要请客来庆祝一番。姚远之便叮嘱王氏，因姚凤歌嫁了侯府，不宜国孝刚过便大肆庆祝，只请近亲来喝一杯喜酒便可。于是议定靖南伯府（宋氏娘家），织造府（王氏娘家），扬州观察使府（江氏娘家）和宁知府（宁氏的父亲）府上是必须请的，再请几家姚远之的故交和老亲戚。

姚燕语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暗想自己的父亲大人办事果然缜密，可谓滴水不漏。之前姚燕语是不会对这些事情上心的，但经历了京城这一遭，她也知道熟谙人情世故是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必须掌握的技能。不管愿不愿意，她都要慢慢地学会与这些人斡旋。

之后，宋老夫人跟王氏那边都围绕着几日后的庆祝宴席在讨论，姚燕语听得累了，便支着脑袋坐在那里等。江氏瞧见了，便跟王氏说道：“二妹妹这一路劳顿，又陪着老太太说了半日的话儿，这会儿都撑不住了。还是叫她们小姑娘家早些歇着去吧。”王氏忙道：“说得是，我们都只顾着说话了。”

如此，姚燕语终于从晚宴中解脱，和姚雀华一起告退回房。院子还是她之前住的小院子，



和姚雀华的小院毗邻。知道她要回来，王氏叫人早早地把院子收拾出来。“不知道这次回来能有几天安静日子过。”姚燕语躺在浴桶里，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将来几日家里的热闹景象。

唱戏，摆宴，各家的太太奶奶们纷纷前来道贺，自己跟雀华两个人被老太太拉出去显摆。然后被各家太太们评头论足，背地里问生辰八字。好像是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样，姚燕语苦笑，这会儿她倒是有些后悔当时没有答应卫章，早早地把婚事定下来，也能给自己当一回挡箭牌。

第二天一早，姚二姑娘居然生病了。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有点低热，人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一早起来去给宋老夫人请过安，宋老夫人便命她回房休息。姚燕语舒舒服服地睡到了下午，起来刚喝了点粥，便听见姚雀华的声音：“我来瞧瞧二姐姐，她醒了没有？”说话间，人已经进了门。

姚燕语靠在榻上笑道：“三妹妹来了。快来坐。”

姚雀华坐在姚燕语面前的绣凳上，问候几句后，又眨着大眼睛，深情地看着姚燕语：“姐姐不在这些日子，我每日都想你呢。”

这位三姑娘长得随她的娘田姨娘，生就一副娇媚可人小模样，尤其是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眼神似乎带着钩儿，时时刻刻都能勾了人的魂魄去。但也正因为这样，王氏才从心底里不喜欢她，给她挑了两个严厉些的规矩嬷嬷在身边，生怕这个庶女长大之后会生出一些歪门邪道的心思来。

当然，姚燕语明白，王氏不喜欢姚雀华也不能说是王氏的错，是姚雀华这个模样实在为一些名门望族所忌讳。大云朝的女子以“德言工容”为则，“容”排在最末一位。而且，以名门望族的相女标准，女子以端庄大方为上。像韩明灿那样的是上上选，然后是姚燕语这样的也不错。如果说妩媚，苏玉衡不失为一个美人儿，但苏玉衡从小被大长公主教养，性子洒脱坦荡，加上她的美貌，倒引得不少人喜欢。而像姚雀华这等妖娆妩媚的姑娘，又是庶出身份，若想嫁得好，就必须从“德，言，工”这三处下功夫。

王氏严格教导姚雀华一来是为了自己的嫡女着想，生怕一个小小的庶女坏了姚家的名声，带累了姚凤歌，二来也的确是为了姚雀华自己好。如果她能好好地学规矩，将来或许可以选个门第低的读书人家做个正室，慢慢地熬出头。姚家人丁不旺，姚远之并没有个亲兄弟在，宋老太太仗着自己是国公之女，年轻的时候也有些跋扈，所以姚远之也没有庶出的兄弟姐妹。到现在，姚家只有这两子三女。王氏的心思自然十有八九都在自己嫡出的儿女身上，等姚凤歌出嫁之后，她倒也把这两个庶女看重了几分。毕竟，就算是庶女，嫁得好，也一样是家族的助力。

“姐姐，听说这次跟二哥和你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侯爷和将军？”

姚燕语听了这话心思一沉，不动声色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姚雀华嫣然一笑，天真地说道：“听婆子们说的呀。”

姚燕语微微蹙眉，按照宋老夫人掌家的时候立下的规矩，前院的事情是不准在后院随便议论的，家里的婆子们现在这么不守规矩了吗？或者是太太真的老了，家里的事情管得越

发少了？

“姐姐，到底是不是啊？”姚雀华再次追问。她觉得这事儿家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也没什么不可对人言的。

“是啊。”姚燕语轻笑道，“是有这么回事儿。”

姚雀华立刻挽住姚燕语的手，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似的，问：“姐姐，萧侯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姚燕语心中一惊，低头看着她半晌不语。

姚雀华比姚燕语小了六岁。姚燕语的生母宋氏死的那一年，姚雀华刚刚出生，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等姚燕语再回到姚家，姚雀华已经是九岁的小姑娘了。姚雀华对这个看上去木讷不爱说话的庶姐没什么防备之心，甚至还曾有意无意地在她面前显摆自己的小聪明，想压她一筹。

因此，相处一年，姐妹一场，姚燕语对姚雀华了如指掌；而姚雀华对姚燕语却连十之一二都不了解。看着一脸天真自作聪明的妹妹，姚燕语本来不想管她的事情，但韩明灿喜欢什么样的人姚燕语是知道的，虽然现在她还不喜欢萧霖，但用不了多久，只要萧霖有办法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她肯定会喜欢上的。

韩明灿会喜欢的人，姚燕语自然不准许任何人染指。何况，以萧霖的为人和他为了韩明灿敢跟皇上动心机的举动来看，姚雀华这小丫头若是动什么心思也只能是自取其辱。

这是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姑娘啊！姚燕语忍不住皱眉。

“姐姐？”姚雀华还在等姚燕语的答案。

姚燕语微微一叹，说道：“我哪里知道？要不你去问问二嫂子？萧侯爷跟二哥是同年，说不定二哥会跟她说起一二。”如果她敢去跟宁氏说，这事儿就等于让太太知道了。如果太太知道了……姚燕语从心里不厚道地笑了笑，三妹妹，你就自求多福吧。

姚雀华扁了扁嘴巴，完全不相信的样子，带着点小委屈的样子撒娇：“姐姐怎么可能不知道嘛！你们不是一路同行吗？”

“三妹妹，你也不小了。男女之防你也该知道，二哥的朋友跟我们一路同行，自然是跟二哥在一起。我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去了解男人们的事情？我当你是小孩子，不跟你计较。你回去好好想想吧。”说着，姚燕语抬头吩咐翠微，“拿衣服来，该往老太太跟前去了。”

姚雀华被姚燕语教训了两句，大眼睛里渐渐汪起了水汽，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站起来，跟姚燕语告辞，出去了。

翠萍生气地哼道：“跟着三姑娘的都是死人吗？由着她胡说八道的。”

冯嬷嬷立刻呵斥她：“主子的事你也敢胡说？还不闭嘴。”

姚燕语笑道：“翠萍说得也没错，嬷嬷就不要责罚了。”说着，姚燕语又告诫翠萍：“不过以后注意些，三姑娘毕竟是主子，她犯错自有教导她的人，与咱们不怎么相干。”

翠萍忙福身应道：“姑娘教训得是，奴婢记住了。”



姚燕语换了一身七成新的藕紫色春衫，照了照镜子，说道：“咱们走吧。”翠微忙拿上姚燕语的帕子和扇子，跟着出门去陪老夫人。还不到摆晚饭的时候，王夫人不在宁瑞堂，江氏身为长媳要料理宴席的事情，宋老夫人眼前只有宁氏一个人陪着说笑。姚燕语走到宋老夫人跟前，福身请了安，然后坐在宋老夫人身边任其摩挲了一番。

宁氏又跟姚燕语道谢，说她从京城带回来的东西很喜欢，当嫂子的让妹妹费心想着，真是羞愧。姚燕语忙说，嫂子在家孝敬老太太和太太，妹妹不能在家里承欢尽孝，给嫂子一点小礼物，都是应该的云云。

正说话间，外头丫鬟通报二爷来了。姚延意给宋老夫人磕头请过安，说笑几句，又看了一眼姚燕语，问道：“我听闻二妹妹身上不大好？可要紧不要紧？”

宋老夫人立刻说道：“她身上不好，今儿睡了一天才好些。”

姚燕语忙道：“已经没事了，就是之前在船上没睡好，现在睡足了就好了。”

姚延意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有一事要劳烦二妹妹。”

姚燕语自然明白姚延意说的是什么事，他这会儿专门来老太太房里说，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出门的理由，因此说道：“二哥哥有事尽管吩咐就是了，说什么劳烦的话。”

果然，姚延意笑道：“明儿你跟我出一趟门就知道了。”

宁氏忙道：“妹妹今儿刚好些，明儿就出门？身子能吃得消吗？”

宋老夫人也说：“什么事这么要紧？刚回来就出去？”

姚延意忙道：“事情是有点紧急，因为是皇上的事情，牵扯到药材，事情又特别的机密，找别人我实在是信不过，只得二妹妹去才好。少不得要妹妹受累了。”

姚燕语起身道：“老太太放心，反正有二哥在，我不过是跟着走一趟，也受不了什么累。”

宋老夫人听了这话，只得叹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吧。总之自己多小心。”姚延意和姚燕语起身答应。

说话间到了晚饭的时候，王夫人便带着江氏进来伺候，宋老夫人留姚延意和姚燕语在眼前用晚饭，又叮嘱了些话，才叫众人散了，各自休息。

姚燕语一觉酣眠至巳时方醒，眼看就错过了给老太太和太太请安的时辰。于是匆忙起身，嗔怪翠微：“怎么也不按时叫醒我？”

“刚二爷叫人来说，等姑娘醒了直接传早饭，吃了饭就去前面。老太太和太太那里，二爷已经说过了。今儿要走挺远的路，怕走得晚了，晚上赶不回来。”

“那就更应该早点叫醒我。”姚燕语一边匆忙穿衣，一边说道。

“是老太太不许叫的，说需得让姑娘睡足了才好出门。”

姚燕语暗笑，自己什么时候成了老太太的心尖子了？话虽然这样说，但姚燕语收拾妥当后还是先去宁瑞堂给宋老夫人和王夫人请安。宋老夫人又叮嘱了些话，又吩咐跟着的人好

生照顾着，才放姚燕语等人去前面。

马车早已经齐备，姚燕语行至跟前直接上了马车。姚延意比她还着急，吩咐人赶紧赶路。此一行的目的地是蟠龙山，姚燕语说，当初她发现止血草和地蛹的时候，就是在蟠龙山普济寺后面的山谷里，所以这回还得去那个地方。等姚燕语确定了止血草到底要什么样的，还有那种地蛹，到底是什么东西，事情才好办。而从现在算起，到皇上给的期限一共还有两个月，从采摘到炮制，还要运到云都城去，时间实在是差不多了！

出了江宁城，卫章带着六名精兵才跟了上来。姚燕语从马车里听见外边的说话声挑帘子往外看了一眼，恰好卫章也回头看过来。二人眼神交会，只顿了一顿，便各自别开。姚燕语本来以为这人到了江宁自去公干，不会跟着来了呢，想不到还是来了。还真是尽职尽责。

四月的江南，总是多雨的季节。早晨出门的时候还只是阴天，刚出了城门便飘起了细细的雨丝。路上行人不多，这山间的石板路上更加幽静。姚燕语直接把车窗帘子掀起来，让外边的微风细雨都吹进来，她则靠在窗边，眯起眼睛任凭雨丝往脸上淋，贪婪地感受着这份清凉。卫章不经意地回头，看见她这样子，微微蹙了蹙眉。

又走了一段路，带路的家仆忽然指着前方说道：“二爷，那好像是咱们府里的马车，怎么停在那里？”

姚延意举目望去，见山路上的那辆马车车顶上一柄小旗，宝蓝色的旗子上绣着的正是姚家的家徽。因此皱眉道：“你们两个上前面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家仆应声，催马上去问，原来是田姨娘去普济寺，半路上车轱辘裂了缝儿，不能走了。

姚延意低声说了一句：“真是添乱。”姚燕语便道：“既然是家里人，不如上车，我们顺路把她送过去吧。这里离普济寺也不远了。”姚延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会儿雨越下越大了，他们不曾见到还好，现在已经见到了，总不能把女眷丢在这山路上。

田氏见到姚燕语，像是见到救星一般，千恩万谢地上了马车，三旺媳妇和喜鹊小丫鬟坐在前面车轱辘上，众人继续赶路，只把车夫和其他两个家仆留下来修田氏的马车。

因为田氏上了车，姚燕语看了一眼车窗，翠萍立刻抬手把车窗帘子放了下来。姚燕语又淡淡地笑了笑，问：“姨娘这是去普济寺上香？”

田氏脸上的笑容顿了顿，又几分尴尬闪过，不过转眼又笑得灿烂起来：“太太这几日总是睡不宁，我想着，必然是家里事情多，太太操心劳累所致。但我又实在帮不上忙，便想去寺里替太太在菩萨跟前念几日的经文，让菩萨保佑太太平平安安的。”

“原来是这样，倒是姨娘有心了。”姚燕语说着，心里却暗想，恐怕是三妹妹的事情被人说给太太听了，现在家里恰逢喜事，又有宴席，惩戒姚雀华是不可能的了，让亲戚们知道了会笑话。但一个妾室却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太太直接把这个挑事儿的主儿给弄到寺里来待着，只求姚雀华身边少个狗头军师，能安静两日吧。

姚燕语没再多说，直接靠在小榻上转过身去面向里闭目养神。翠微见了，忙拿了一条薄毯子搭在她的身上。翠萍则起身把车窗的厚帘子放下来，车里即刻暗了几分。田氏见状还



想再说什么，翠萍忙对着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使了个眼色，皱了皱眉头。田氏便不再说什么，只得闭上了嘴巴。

山路颠簸，姚燕语到底是不能睡的。不过幸好普济寺只在蟠龙山的半山腰，走了半个多时辰也就到了。

姚燕语和田氏等在寺院门口下车，外边立刻有人撑起了一把大雨伞挡在姚燕语的头上。翠微一看这人是七尺高的汉子，忙抬手接过雨伞，说道：“给我吧。”那汉子也不多话，把雨伞给了翠微便闪身到一旁。

姚延意便跟三旺媳妇说道：“我跟二姑娘还有事，你带着姨娘进去吧。”三旺媳妇答应了一声，自打着伞，拎着包袱带着田氏进了寺院。

姚延意下了马，扶了扶头上的斗笠，对姚燕语说道：“这雨下得大了，无法进山。看来我们只好在寺里等一会儿了。”姚燕语也皱了皱眉头，说道：“只能这样了。”姚延意又看卫章，卫章点点头，翻身下马。

普济寺是江宁城外最大的寺院，香火极盛。总督府又是寺里的大香客，是以姚家人来此，寺中自然广行方便。姚氏兄妹歇脚的禅房自然跟田氏不同。田氏进寺后便被带去了普济寺后面的一座小庵堂里，那也是普济寺的产业，跟普济寺隔着一片菜田，里面有十几个老尼姑供奉着佛祖和菩萨，田氏要念经祈福自然在那边的庵堂里。

普济寺的大师父请姚氏兄妹进禅房奉茶。姚燕语看着外边的雨幕，心里有些犯愁。都这个时辰了，雨还在下，难道今晚要住在这山寺之中？

姚延意看着姚燕语的手指不停地敲着桌面，便知道她心中焦急，便笑道：“等会儿雨下得小些了再出去。这会儿出去不但淋雨，山路也滑得很，不好走。如果这雨一直不停，我们就在寺中住下，你放心。”

“嗯，我听哥哥的。”姚燕语笑了笑，又转头去看外边的雨。因为有卫章在，家里的事情也不便多说。三个人只默默地喝茶。幸好不到一炷香的工夫，眼见着雨越来越小了，姚燕语便高兴地说：“二哥，咱们可以走了吧？”姚延意笑道：“就知道你等不及了，走吧。”

细雨蒙蒙，根本无须雨伞。姚燕语拎着裙角走在前面带路，脚步轻快，一边走一边指着旁边的灌木草丛等植物，让翠微和翠萍采这个，采那个，好像每一样东西都是珍贵的药材。

姚延意一边跟一边提醒慢点，眼看着姚燕语拐过一道弯儿便消失在丛林中，姚延意又担心地叹了口气：“这丫头，怎么到了山林里就这般不听话了！”

卫章皱着眉头紧走两步跟上去，一把抓住姚燕语的手腕，沉声道：“慢些。”

姚燕语一怔之后，立刻朝着卫章瞪眼睛：“放开！”

“你跑什么？想摔一身泥？好看？”卫章依然握着她的手腕，好像是捉着一只鸟儿，一放手就要飞了。

“放手！”姚燕语挣了挣，发现自己那点小力气在卫将军面前根本不够用，于是只能狠狠地瞪他。

“哎？”姚延意跟了上来，看见两个人横眉瞪眼的样子，呼了一口气，问，“你们干嘛呢这是！”

卫章淡然一笑：“没什么，姚姑娘刚刚差点摔倒，我扶了她一把。”说着，他放开了她的手腕，还关心地问了一句：“没事吧？扭到了哪里没有？”

姚燕语一口气闷在喉间，咬了咬牙，哼道：“多谢将军关心！”说完，一甩手又走了。

姚延意无奈地摇了摇头，又警惕地看了卫章一眼，没说话，自己快步跟了上去。卫章捻了捻手指，嘴角弯起一抹捉摸不定的微笑。

姚燕语最后在一片灌木丛中停了下来，轻轻地喘着气，看着面前大片叶子的茂盛植物，会心地笑道：“终于找到你了！”

“就是这个？”姚延意跟到姚燕语身后，看着这一丛碧绿的植物。这好像是很常见的东西，但细细地想又不知道它叫什么。因为太普通，所以从来没有人注意过。

“这个又叫大叶紫珠草，和其他止血的药材不同，它的根和叶子都可入药，它不但能止血，散瘀，还有消炎的功能。呃，那个消炎……就是预防伤口感染坏死。”

“嗯，明白了。”姚延意点点头，伸手采了一片叶子，捻了捻，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长得也太平常。以什么名义采收并运到京城呢？

“现在还不能采叶子，只能采根。叶子要到夏秋时节采摘药性才是最好的。”

“根？”姚延意想了想，点头说道：“好。那就先采根。”

卫章早就跟了过来，听到了他们兄妹的对话后，弯腰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匕首，挖了一块紫珠草的根，拂去泥土看了看，说道：“这种根跟寻常的树根没什么区别，很容易掺假。”

姚燕语点头说道：“所以必须由我们的人自己采，如果购买的话，肯定会有人投机取巧。”

“开始的时候必须是这样。皇上的事情，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纰漏。”姚延意一开始就想过很多种可能，思来想去，这件事情怎么都离不开姚燕语。不管她把这药材的特点说得有多详细，重利之下，肯定会有人冒险以假乱真。到时候自己百口莫辩，定然会把身家性命搭进去。必须有足够忠心可靠的人，再有足够的时间跟在姚燕语身边学习历练才能担当此任。但目前，这样的人还真没有。

姚延意捻着卫章递过来的一块根茎，说道：“以后我亲自盯着人采根，妹妹放心。”

姚燕语点点头，应道：“哥哥可顺便采些根去移植试试，如果试种成功了，也算是事半功倍。”

“妹妹说得是。”姚延意早有此意。

卫章看了看酥软的泥土，问：“止血草就是这样，那……虫子呢？这种泥土里有没有？”

姚燕语叹了口气，说道：“这个就要凭运气了。让大家散开来挖一挖，见到有蜂蛹一样的虫子拿来给我看。”

“大家都听着！”姚延意拍拍手，把自己的家仆召集到跟前，吩咐道：“现在我们找



一种像蜂蛹一样的虫子，就在这土里挖。挖到了拿来给二姑娘看。听明白了吗？”

众人都应道：“听明白了。”“开始吧，抓紧时间！”姚延意一声令下，众人都散开来，各自拿着铁锹什么的开始挖土。

姚燕语左右看了看，便踩着散碎的石块往灌木丛中去。卫章开始没注意，回头看时她已经走到了灌木深处，弯着腰不知在弄什么，于是忙转身跟了过去。于公于私，对卫将军来说姚燕语的安全都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采药的事情他不管，他只负责她的安全。所以，必须寸步不离。

姚燕语正盯着一棵大树的树皮看。卫章跟过去顺着她的目光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不妥的，真不知道这丫头在看什么。再转头看她，那样子似是万分欣喜又万分紧张。

“哎，你看什么啊？”卫章终于忍不住了。

“嘘！”姚燕语嗔怪地瞪了卫章一眼，抬起手来想要伸过去，捻了捻手指又收回来。

卫章看她的样子，心里一阵着急，于是问道：“你想干吗？我来帮你。”

“真的？”姚燕语惊喜地看着卫章。

卫章觉得挺好笑，自己说帮她当然就能帮她，还有什么事情是自己说了做不到的？

“把你的匕首拿出来。”姚燕语也并不怀疑卫章的话，直接告诉他怎么做。

卫章抬手拔出匕首，看了姚燕语一眼。

“这块树皮。”姚燕语白皙纤弱的手指在那棵大树的树皮上画出巴掌大的一块，“小心一点，慢慢地割开。一定要轻，别伤到里面的宝贝，明白吗？”

“没问题。”别的不行，对于自己刀下的功夫卫将军还是极有信心的。按照姚燕语的说法，卫将军像是切豆腐一样，小心翼翼地由上往下把那块树皮慢慢地切了下来。

吧嗒！树皮掉在地上。在看清树皮下面那种景象的那一刻，饶是卫将军这样的人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姚燕语嘴里所谓的宝贝——不过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居然拥挤着数不清的虫子！

小小的，金黄色的虫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可谓万头攒动！

“呼——”姚燕语深深地叹了口气，“宝贝儿们！可算找到你们了！”

卫章回头看了姚燕语一眼，抿了抿唇，心想这丫头可真够可以的啊，这若是换了别的姑娘，就算不吓得嗷嗷叫，也得恶心地拔腿就跑吧？她这叫什么表情？欣喜？嗯，简直是欣喜如狂！

“哎，还等什么，动手啊！”姚燕语催促身边的卫将军。

“啊？”卫章莫名其妙的，“动什么手？”

“收走啊！这些！”姚燕语指着那些小虫子，理所当然地指使人，“你不是说会帮忙的吗？”

卫章皱了皱眉头：“用什么收？”

“喏，拿着。”姚燕语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小拳头大小的陶罐递给卫章。

卫章再次无奈地抿了抿唇，接过那只陶罐来，想了想，又问：“必须活捉？”

“最好活捉。”姚燕语点点头。

卫章皱了皱眉头，虽然他身为一个军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也都见过，可是捉虫子……还是捉几百上千只这样的虫子的事情，还真是头一次干，于是迟疑地问：“要用手吗？”

姚燕语好笑地反问：“怎么，你不敢？”

“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卫章心想我得淡定，不能让这小丫头给使了激将法。他一边想着，一边转身折了一根枝条，撸掉枝叶，把枝条弄光滑，然后凑过去，一点一点地把那些金色的小虫子都拨拉到陶罐里。

“你怕虫子？”姚燕语忽然问。

“嗯？”卫章正细心地干着一件大事，头也不回。

“你怕这些小虫子。”姚燕语换了肯定的语气。

“你不怕？”卫章回头看了一眼姚姑娘，笑了。琥珀色的眸子里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几分戏谑的笑。

“我怕。”姚燕语理直气壮地哼道，“我是女孩子家，怕虫子很正常。你是男人哎！”

“谁告诉我我怕了？”卫章说着，抬手捏起一只虫子作势往姚燕语的脸上丢。这丫头太可恶了，非得吓唬吓唬她不可。

“啊——”姚燕语果然吓了一跳，抬手捂住脸往后躲。

“小心！”卫章两只手都占着，不好扶她，于是一伸腿钩住了姚姑娘的腰。

“你个混蛋！”姚燕语又气又委屈，眼圈儿泛红，一记粉拳捶过去，拳头生疼。

“对不住，对不住！”看着她这样子，卫章没来由地心情大好，“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呢，想不到你是真怕啊？之前看你给人治伤，捏着刀子割人肉都不怕，怎么会怕这些小虫子？”

“你们在干什么？”姚延意听见妹妹喊了一嗓子，立刻寻了过来，看见俩人都弯着腰并着肩，对着一棵大树，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二哥。”姚燕语直起身子转过身来。

卫章却依然专心致志地往陶罐里拨虫子，之前目测有些差距，本以为也就是几百只，现在看来真的要上千了。弄了这么一会儿了还没弄完。

“这是什么？”姚延意看见白花花的树皮下的虫子，皱起了眉头，“难道这就是地蛹？”

“不是。”姚燕语摇头，“这是金蛹。”

“金蛹？干什么用的？”这虫子也太瘁人了些，姚延意一眼都不想多看。

“金蛹的生肌效果比地蛹还强几倍。是祛疤的圣品。”

“好家伙！”姚延意立刻瞪大了眼睛，顿时不觉得这小虫子瘁人了，这一只只小虫子简直即是一块块黄金啊！

卫章把小金蛹全部收入陶罐之中，转手递给姚燕语。姚燕语根本不伸手，只说：“你



帮我拿着。”

卫章皱眉：“这怎么拿？”姚燕语把自己的帕子递给他：“用这个把罐子口盖住，然后打个结就可以拎着了。”

卫章接过帕子看了看，没舍得用，而是抬手撕了一片衣襟，把小罐子的口给蒙住，绕到罐子底儿上打了个结，然后转手丢给了姚延意：“还是姚大人拿着吧。”

姚延意没来得及想就接在了手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啊——这个……”隔着布料，姚大人觉得有软软的东西在蠕动，一时间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忙转身求救。幸好翠微提了个篮子过来，把东西接过去放在了篮子里。

“卫显钧！”姚大人愤怒地瞪着卫章的背影，咬牙切齿，但终究还是说不出什么来。

陆续有人挖到不同的虫子，纷纷让姚燕语去看。姚燕语看过十几条不同的虫子之后，最终确定了一种：“这个，就是这个！记住了，只要这样的。”姚延意命人记下，又挖了一阵子，一共挖了十几只地蛹，天色便渐渐地暗了下来。阴雨天，本来就黑得早。

“该回去了。”姚延意无奈地说道，“不然太晚了还真不好回城。”

“不是说可以住下吗？”卫章皱眉，刚跟这丫头在一起待了半天，又要把她送回去了。虽然他是奉命保护姚燕语的安全的，但总不好登堂入室住到总督府去。这一路同行到了总督府卫将军才发现，两日不见这姑娘，心里还挺挂念的。这种挂念不像之前在京城时的那种感觉，那时他对她只是情愫暗生，现在，他对她是真真正正地牵挂了。

“明儿家里摆宴席，卫将军也一起来喝杯酒。”姚延意也不想回去，但他是主角，若不去，老太太和太太肯定不依。

“今天也算不虚此行。”姚燕语不想别的，只想着那一罐儿金蛹，还有翠微和翠萍采到的其他几种草药，心里美滋滋的。卫章看了一眼乐呵呵的某人，心里默默地腹诽了一句：没心没肺的臭丫头。

回普济寺的路上，姚燕语跟姚大人说：“二哥，家里忙完了这几天我还要跟你出来。”

“这就不用了吧？接下来的事情有哥盯着就成了，就那两种东西，错不了的。”姑娘家家的总是出门不太好吧？姚延意又看了一眼卫章，心想，这婚事终究还是没定下来呢，总要避嫌。

姚燕语皱眉：“我有我需要的东西啊，你们又不知道。我还有几个方子没配出来呢。”

配出来都是钱啊！姚延意从心里叹了口气，顿时把什么男女之防丢到了一旁，点头道：“行，到时候带你出来就是了。”

姚燕语现在是吃定了自家二哥的心思，笑着追了一句：“老太太和太太那里你去说啊。”

姚延意叹道：“以你现在的样子，自己去跟老太太说她也不会不答应的。”

“我的面子哪有你大嘛。老太太最疼的人还是你。”姚燕语笑嘻嘻的。姚二公子能说会道，哄得家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这是事实。

姚延意无奈地笑了笑，没再多话。

一行人回到普济寺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而且又开始下雨。原本打算赶回去的姚延意只好放弃，让普济寺的师父帮忙收拾禅房，他们在寺里住下来。安全起见，姚燕语被安排在同个院落的厢房里。反正她只带了翠微和翠萍两个丫鬟，主仆三个人挤在一起也勉强可以。禅房布置得简单朴素，被褥虽然都干净，但却都是粗棉布的。翠微怕姚燕语不习惯，便去马车上把自己带的毯子拿过来铺上。

晚饭是寺里送来的素斋，饭后，她便在屋里把今天采来的药材拿出来细看。最重要的是那一罐小金蛹，姚姑娘简直是喜欢得不得了，却又不怎么敢碰。于是只把小罐子放在桌子上，托着腮呆呆地盯着看。

翠微已经听说了这些疹人的虫子有什么功效，但还是不相信地问：“姑娘，这个小虫子真的有那么神奇？”

“那当然，回头药粉制出来，试试就知道了。”姚燕语毫不怀疑《本草拾遗》里的记载。

事实上当初她跟着宋老夫人来寺里进香，也是本着寻找这种小虫子的目的偷偷地溜去山里挖，才误打误撞发现了地蛹也有同样的功效的。但说到底还是不如这种树皮里生长的金蛹药效好。

黑陶小罐子旁边放着一块青色的衣角，那是卫章的衣衫上撕下来的。姚燕语的目光落在衣角上，立刻想起那混蛋拿着虫子吓唬自己的事情，于是噘起了嘴巴，低声嘟囔着：“哼！敢戏弄本姑娘！总有一天要你看！”

“姑娘说什么呢？”翠微收拾了碗筷进来，给姚燕语端了一杯兑了百花蜜的温开水。

“没什么。”姚燕语抿着嘴巴伸出手去，戳了一下那块青色的布片。

“这是卫将军的衣服上撕下来的吧？这人真是有趣。”翠微偷偷笑着看了姚燕语一眼，接着说道：“有帕子不用，偏偏要撕烂自己的衣裳。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姚燕语一怔，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帕子被那人给拿走了。这不是变相地私相授受么？！

明儿一定找他要回来。姚燕语闷闷地想。

第二日一早，天气放晴，一缕晨曦穿过寺院的参天古木照到院子里，光影斑驳，晨风带着山花的清香，沁人心脾。

姚燕语安睡一晚，早晨起来出门至院子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伸懒腰。冷不防回头看见卫章从外边进来，心里一慌，懒腰伸到一半儿就停下了。

卫章看她长发散在肩后尚未梳洗，一身宽松的月白衫子被晨风吹得摇摇摆摆，白皙的脸蛋儿上还留着一道红痕，许是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的，那样子怎么看怎么可爱。于是心情大好，微笑道：“早啊。”

姚燕语回神，看着某人明媚的笑容，忽然觉得脸上一红。

“冷不冷？”卫章在姚燕语面前停下来，看着她身上单薄的茧绸衫子，问。



“要你管。”姚姑娘哼了一声，赏了卫将军一个白眼，便转身回屋去了。活像个参毛的小兔子。卫章看着她的背影，微笑着摇了摇头。

早晨在禅院里用了简单的早饭，姚延意便留下几个心腹在山里采药挖虫，自己则带着姚燕语回城去了。

虽然是下山，回去总比来的时候快些，但回到总督府也已经是巳时三刻了。

总督府这日比姚延意他们回来那日还热闹，已经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了。姚氏兄妹这回没走正门，而是从西苑门进去，各自悄悄地回房换衣裳去了。

此时，宋老夫人的房里，靖南伯宋夫人带着女儿宋雅韵，江宁织造府夫人李氏带着儿媳苏玉荷，以及江氏的母亲妹子，宁氏的母亲嫂子妹子等一屋子姻亲女眷围坐在一起，正在跟宋老夫人和王夫人道喜。

姚燕语一进来，宋雅韵便看见了，笑道：“这不是二姐姐么？一年不见，我竟认不出来了。”宋老夫人朝着姚燕语伸手，姚燕语忙走上前去给老太太请安，宋老夫人便拉着她的手坐在身边。众人对姚燕语自然是一通夸奖。宋老夫人自然听得越发地得意高兴，捻着姚燕语的手舍不得放开。

因宾客都到齐了，宋老夫人便吩咐开宴。今天的宴席还算热闹，江氏叫人从外边请了三个戏班子进来，在翠音阁搭了台子。

珍馐佳肴一道道摆上来，琳琅满目。旁边的丫鬟们执着酒壶给宾客们斟酒。宁氏带着丫鬟托着一个海棠花式檀木雕漆托盘进来，笑道：“戏目都有了，请老太太点戏。”宋老夫人拿过戏折子来翻了翻，随口点了一出《满床笏》和《打金枝》里面的一段，宁氏叫丫鬟去传话，然后亲自执壶给老夫人斟上茶。

一时，戏台上吹吹打打，好戏开场。众人说说笑笑，一边吃酒嗑瓜子，一边对台上的戏子们评头论足。

姚燕语一边嗑瓜子一边看戏，戏台上咿咿呀呀的那些她实在听不出味道来，好歹耐着性子坐了一会儿，便借口去洗手起身往后面去了。翠微见状立刻跟上，随着姚燕语从后面的楼梯下了楼。

姚燕语想着往后面去找个清静地方眯一会儿，一大早起来赶路，她身上还酸疼着。这是她自家的园子，当初姚远之还不是两江总督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于是出了翠音阁，拐过一道假山，便进了一片翠竹林。

姚燕语找了块青石，拿帕子扫了扫，坐在了上面，身子往后一仰，反剪了双手枕在脑后，眯起眼睛看着绿云一样的竹叶之间斑驳的缝隙。

丝竹之声隐约入耳，还有欢笑声，姚燕语不用想也知道那边觥筹交错，笑语相谈的情景。她微微一笑，心想其实这也挺好的，父兄仕途顺畅，家人也都还健康。虽然这些人跟自己关系并不是那么的亲近，但最起码该有的保护，也都会有。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不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